

## 20140627 寶島聯播網 - 寶島全世界 鄭弘儀&黃國昌

註記：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鄭弘儀，歡迎收聽今天的寶島全世界，今天我們再度的邀請到黃國昌教授，中研院的這個黃國昌教授來接受我們的訪問，因為張志軍現在正在臺灣，張志軍來的第一天，就發生非常讓人震驚，沒有辦法相信的事情就是賴中強律師他們住在飯店裡面，那麼被強行破門而入，國昌兄拍謝，我還沒有給你和這個觀眾朋友沒有say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那個事情你有嚇一跳嗎？

老實說，我真的非常的驚訝，就是說因為當初反黑箱民主陣線跟島國前進的朋友，我們一起在規劃整個行動的時候，的確是有一些場外的抗議，那同時為了要在那個旅館的當中，透過垂放布條的方式表達我們的訴求。

主持人：本來是要放布條。

對，然後也跟旅館那邊就按照完全正常的訂房的程序，那完成了兩個房間的訂房，結果沒有想到在昨天早上的時候，竟然發生了那麼離譜的事情，我想從臺灣民主法治現在發展的水準來看，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沒有辦法相信。

主持人：布條上面寫什麼？

事實上我們的訴求是緊緊地扣著兩件事情，布條的第一個事情是：「先立法再談判」，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訴求……

主持人：布條上面寫：「先立法再談判」。

對，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訴求是，當初在太陽花學運期間的時候，引起非常多的臺灣人民對於馬政府的抗議跟不滿是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沒有法制化，那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制化事實上它涵蓋的整個範圍不是只有單純的說，行政部門他們去談完了以後，簽了以後送到國會審查的過程，而是事實上呢，在簽訂以前的談判過程，國會的監督跟民間社會的參與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延續了整個太

陽花運動的時候，這樣子的一個核心的訴求，我們的立場是非常的清楚，並不是說反對我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去簽署任何的協議，重點在於說，就協議簽署的過程當中，你不可以只是由少數的人在黑箱當中進行談判，就把內容給決定了，在簽訂以前，國會的介入監督、民間社會意見的表達跟參與這個都是重要的價值。

但是另我們比較遺憾的事情是說，事實上當初在整個運動的期間當中，這個訴求可以說是得到臺灣大多數人民的強烈支持，也是因為這個樣子，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即使有不同的版本也才會付委，朝野政黨事實上都贊成它付委，交付委員會來進行審議，要推動立法的工作，可是張志軍先生這次來台，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是跟我們的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先生碰面，他們碰面事實上要談的就是兩岸互設辦事處的這個議題，兩岸互設辦事處的這個議題事實上也牽涉到了有關於協議的簽署，因為裡面有非常多重要的問題必須要加以決定，結果在太陽花學運的期間當中，當民間社會要求要立法監督整個協議的談判，監督過程的聲浪這麼高漲的時候，我們的陸委會竟然跟對岸，事實上已經就兩岸要互設辦事處的事情，已經進行到第五次的業務溝通了，甚至在立法院開始要審查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時候，他們又進行了第六次的業務溝通。

那從整個去監督兩岸協議的角度上面來看，我們當然沒有辦法接受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整個法制化完成以前，張志軍先生跟王郁琦先生他們進行的透過這樣子一個黑箱密室去協商整個協議的過程，然後想要來決定這個具有政治性質的協議，我要特別提醒各位聽眾朋友的是說，事實上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他事實上已經非常公開的承認了說，兩岸互設辦事處的協議是本質上當然是政治性質而不是經濟性質，而且是到目前為止兩岸在簽署的協議當中政治性質最高的一個。

那因此在張志軍先生來台以前，反黑箱民主陣線、島國前進還有一些學生團體，我們就曾經共同召開了記者會，說我們並不是說反對張志軍先生來台，因為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他要來這邊多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我們是歡迎他的。但是問題是說，他今天如果來臺灣的目的是要跟王郁琦就有關於互設辦事處，甚至關起門來，其他還不曉得談論了什麼樣的議題的，譬如說馬習會這樣的議題的話，那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看，從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必須要先完成立法，才能夠去進行這些協議的談判跟磋商的價值上面來看是絕對沒有辦法接受的，那因此在布條上面的第一個非常重要的訴求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聽眾朋友所報告的，你必須要先完成立法以後，就這麼重要的協議，你才能夠進行實質內容的磋商跟談判，

要不然的話，就國會監督的部分、就民間社會意見參與的部分，事實上跟以前的協議談判一樣，事實上是被完全架空的。

主持人：所以你們那個布條就是要先立法再……

再談判。

主持人：再談判嘛。

對對。

主持人：那除了這個布條之外還有沒有其他布條？

有。

主持人：還有什麼布條？

事實上另外一個布條是要去重申我們臺灣的主權、臺灣的未來當然是要由2300萬臺灣人民來共同決定，所以那個布條上面寫的內容是有：「臺灣的未來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那這個訴求主要事實上是在回應前一陣子的時候，中國國務院國台辦的發言人范麗青女士他在一個記者會上面所公開做的非常不恰當的一個宣示，說台灣的未來竟然要由全體的中國人來加以決定。那這樣子的論調出來了以後，我相信各位聽眾朋友都知道在整個臺灣社會引發高度的…可以說是一片譁然，大家根本沒有辦法接受中國這樣子蠻橫的態度。

那張志軍先生這一次來到臺灣，我們事實上，我們覺得說張志軍先生他必須要針對范麗青女士他那樣子的發言去做必要的澄清，那要不然的話，在整個政治的氛圍上面，會形成一個非常離譜的現象，所謂離譜的現象指的是說，在張志軍來以前，中國的官方先做了那樣子一個無禮蠻橫的發言，結果我們的政府他並不是說對於那樣子一個無禮蠻橫的發言表示最嚴正的抗議，甚至要採取必要的行動跟手段，那反而是他一講了那樣子的一個無禮的發言以後，在第二天馬上召開記者會公布，說要歡迎張志軍先生到臺灣來。那從某個程度上面，我覺得馬政府在面對中國的時候，他所展現出來的軟弱的態度，當然已經讓很多臺灣人民感覺到非常的失望了。

但是作為整個國家主人的我們，如果我們還相信所謂國民主權的原則或者是價值的話，我們當然要適度的對張志軍先生表達臺灣人民的訴求跟希望。那老實說，特別令人遺憾的是說，我本來以為說我們陸委會的主委王郁琦先生在昨天跟張志軍先生會面的時候，最起碼你在整個會後，新聞稿的發布或者是他發言的全文，他必須要對這件事情展現出我們官方的態度跟立場，那比較令人遺憾的是說，想不到我們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先生，連最基本的這種國家尊嚴的捍衛或維護，在整個聲明當中竟然連一個字都沒有提。

那因此我相信對於張志軍先生這一次的來訪，雖然有很多人他們在主張說我們要以禮相待，那某個程度上面，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去考慮到的事情是說，並不是我們不想要去以禮相待他，而是臺灣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政府在面對去迎接張志軍先生來的時候，他自己沒有那個勇氣、沒有那個魄力站出來去主張臺灣主權的尊嚴，整個國家主權的尊嚴也就罷了，絕對不應該針對於臺灣人民要站出來發出這樣子的聲音去讓對岸知道的這件事情，去進行完全不合比例國家暴力的介入，因為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現象。

我覺得馬政府他一直沒有體認到一件事情，他沒有體認到的事情是說，事實上臺灣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或者是對於中國政府他們蠻橫無理的發言所呈現出來抗議的態度，事實上都可以作為我們政府去跟對岸談判的時候，非常重要的籌碼，讓人比較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是說，為什麼我們的馬政府他所看到的不是像其他國家的元首在面臨對外談判的時候大家會看到的情況一樣，在國內所引發出來的一些不同的意見，事實上都可以作為政府未來跟其他國家在簽訂協議的時候重要的籌碼。

主持人：那是民意啊。

對，那但是我們的馬政府不僅沒有把它當成籌碼，那反而還是不斷地透過打壓的方式，那在打壓的同時，令人更難過的事情是說，他真的沒有仔細的去思考到說，當他用國家警察的暴力或是國安特勤，他們去違反人民基本上面言論自由跟表意自由，甚至已經侵害到人身自由的同時，他們在傷害臺灣最珍貴的價值，也就是臺灣人民這幾十年來好不容易爭取到的自由民主跟基本人權的保障。

主持人：賴中強他們要進去之前，有沒有去想到說對方會用這樣的動作？

老實說沒有。

主持人：都沒有？

沒有。

主持人：所以很突然。

對，因為對我們來講是很難去理解說，我已經合法付了錢了去訂的一個房間，我在那個房間當中既沒有使用爆裂物也沒有使用任何危險的武器，我也沒有去使用毒品，或者是做任何其他非法違法的活動，在那個空間當中，事實上每一個在旅館裡面住客他們的隱私權跟他們的自由是應該要得到最大的尊重，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去住旅館的時候，絕對很難想像到說，我住旅館住一半竟然會被人家破門來入，而那個破門而入的竟然還是旅館業者陪同警察跟國安特勤人員他們一起做的事情。

主持人：你判斷這個兩岸互設辦事處之後，中國在臺灣的辦事處會做什麼事？

我老實說啦，針對這件事情我一方面不願意去做太多的臆測，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說完全沒有擔心說在臺灣所設的辦事處變成了類似於他們在香港的中聯辦，去介入整個臺灣的政治事務，他的風險是……

主持人：比方說他會怎麼介入？

是非常非常的高。你說就有關於介入的方式，事實上我覺得大家都清楚的是說是，中國政府他們在臺灣民間社會所進行各式各樣收買的活動，事實上已經是非常非常的頻繁了，他們不管是從文化界或者是說甚至在學術界、在一般的產業界，他們去打點各方的關係，成立各式各樣的協會來作為跟配合中共統戰的白手套，這種協會事實上在臺灣已經越來越多了。

主持人：真的。

對，那……

主持人：他們沒有找你？

(黃國昌笑)

主持人：找你最有效啊，力量最強大，連黃國昌都被我說服了對不對，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就是了。

不是啦，他們可能不會想要說不會去做這樣無謂的努力啦，對，因為答應的機率是0嘛，對，那在我們過去……

主持人：他們給那些協會賦予他們那樣的任務，那他們會給什麼好處？

我這樣子說好了啦，臺灣以所謂的文化交流或是學術交流到中國那一邊去進行活動的，事實上最低度……

主持人：拍謝，我們現在訪問的是黃國昌，國昌兄拍謝，因為我要進一下廣告。

是。

主持人：他們怎麼樣誘惑這些臺灣的學者？等一下我們繼續聊，好不好，先休息進廣告。

(廣告)

主持人：好，歡迎繼續收聽寶島全世界，我是鄭弘儀，我們今天訪問的是黃國昌，中研院的黃國昌教授，太陽花學運的主角之一，那麼這個剛剛談到的是，就是說臺灣的很多學者其實已經被收買了，其實我感覺臺灣這樣啦，就是說有一些人是希望能夠有機會握到習近平的手、拍一張照片，他認為那是他最大的資產，很多人是這樣，像是在見皇帝就對了；那另外一種人就是說，去比方圈一塊地，那這個他可以給他很便宜，使用幾十年，以後還會幫他變更；那有一種人就是去那邊做生意，但是他給他稅制上的優惠；那有一種人就是可以代理臺灣的東西這樣。所以他一方面給名，一方面或給利，每個人的需求不同，那你剛剛講的那個學者他是怎麼弄？

事實上我覺得就學者的部分，我自己所觀察到的，當然一開始的時候，全部都是用學術交流這樣子的名義，那最起碼的招...就最起碼的過去那邊就完全由他們加以招待，那進一步的是說，你如果有辦法在某個程度上面是能夠有一些影響力的話，在中國那邊去進行講學、去進行演講，配合他們所謂兩岸一家親，我們必須要和諧發展這樣的基調。其實我觀察這幾年，就中國這邊在臺灣進行的統戰，其實關鍵字都不是用統一，他們現在非常聰明，他都不會講統一。

主持人：好，兩岸一家親，和諧發展。

他是用和諧發展來代替統一這樣子的詞彙，先慢慢地把你給圈進來，那事實上臺灣有一些學者甚至當過官，從學者當過官了以後退休，在領臺灣這邊退休俸的學者、官也好，現在到中國去的那邊的人數可以說是越來越多，那當然他們在配合進行中共這這樣子在整個統戰的過程當中，因為他們要用的是他們在臺灣這邊的影響力，從這邊可以帶更多的學者、帶更多的學生到他們那邊去，接受他們那樣子的論調跟他們的想法。事實上這樣子的一種統戰的活動，我老實說啦，我覺得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說，他事實上是用金錢在誘惑你的靈魂，那有些人接受，有些人沒有接受，那些人腦袋比較清楚，還是願意被利用，那有些人是可能想得沒有那麼清楚，在這個過程當中被利用，其實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但是第二個層次我會比較難過的是說，就有關於臺灣的整個學術上面的發展，事實上從我們整個國家長遠發展的角度上面來看，我們應該是要往上看齊，往上努力，但是在過去這幾年的時間，我看到太多的資源是放在跟中國那邊的交流，我並不是說跟中國完全不需要進行交流，但是最起碼是說，在學術的領域當中，特別我自己所處的法學的領域當中，我看到的是所謂跟中國那邊的學術交流，事實上我不客氣的講，就是在吃喝玩樂，整個學術的水準不是向上提昇，是向下沈淪，一場兩三天的學術研討會，所謂的學術研討會，你事實上可以不用提任何論文，不用發表什麼實質上面的看法，大家開個半天的會，那盍各言爾志，那聊一聊天，其他的全部都是旅遊行程，那你說當臺灣的學者，甚至是用臺灣這邊國家的資源，你所做出來的所謂的學術跟交流研討，是隨著人家向下沈淪而不是向上提昇，我們姑且都不要先去談統戰或不統戰，你從整個資源的配置、從整個學術發展的水準應該要向上提昇的觀點來講，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墮落的行為了。

那特別是中國他們現在在整體的戰略上面，他為了要去對抗所謂自由、民主、人

權、法治這些普世的價值，他們很細緻的想要去發展出一種可以為中國共產黨政權服務的特殊的法治觀念，那個特殊的法治觀念它會不斷地去強調說中國的傳統跟西方社會如何的不一樣，那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該要發展出什麼樣子的法律制度，才能夠符合中國現實上面的需求，我當然會贊同說，每一個地方它的法律制度必須要去配合那個地方實際上面的生活習慣去開始做調整，但是中國共產黨他們在進行這些事情的時候，事實上他們所著眼的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人民或是中國的公民社會，他們所著眼的是如何的正當化、合理化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所進行的統治術，所發展出來的那套法治觀念。

主持人：為了統治啦，為了統治啦，不是為了人民。

對，那當臺灣的學者……

主持人：對不起，我插個話好不好？

好。

主持人：我覺得中國人是這樣子，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中國共產黨很喜歡逼人家當中國人，但是他從來沒有善待中國人，然後他們中國人又很想移民當外國人，這樣講有道理嗎？拍謝拍謝，插你的話。

對，那所以你所產生出來的一個很荒謬的現象是說，你說臺灣的學者去跟中國那邊去進行交流，我必須要再重申一次，我並不是反對這樣的交流，但是要想清楚是為了什麼目的而交流，在交流的過程當中，臺灣是在向上提昇……

主持人：插個話好不好，你剛剛講那些已經被收買的學者，你有跟他們說過嗎？說你這樣在做什麼你自己知道嗎？

老實說我並沒有跟他們直接這樣子談過，因為有很多可能都是年紀比較長，可能是老師輩的人，我不太方便也沒有什麼機會啦去說這樣子的話。

主持人：這樣的比例有多少？

從整個大的比例上面來講，我很難夠說，說那個整個大的比例佔多少，但是我所



看到的事情是說……

主持人：可是他們方式上是怎麼去滲透呢？

沒有，事實上就很簡單，你一開始就是兩邊先辦學術研討會，那人跟人之間就認識了，認識開始就有一些私下的接觸，那在私下接觸了以後，他會開始邀你過去演講，邀你過去講學，那我必須要老實說，從我知道的禮遇，真的是很「禮遇」。

主持人：多禮遇？

一場演講的費用比在臺灣這邊高非常非常的多。

主持人：多多少？

正確的數字對於每一個被邀請去的人，價碼不太一樣，就會看你可能在臺灣這邊的影響力，在中國那邊可能的知名度，而每個人的情況不太相同，那他們在挖臺灣這邊的學者，事實上過去這樣子做相類似的活動的時候，去的時候當然他們會把你招待得非常的好，讓你覺得非常的舒服，然後感受到說可能在臺灣沒有感受過的待遇。那只不過說從整個大的角度上面來看，這些人他們還會不斷地帶臺灣的學生再過去中國那邊。

主持人：當然，他這樣子才，他才顯示他還有利用價值，不然他的利用價值就低了嘛。我們現在訪問的是黃國昌教授，這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黃國昌選擇了一條背道的路，選擇一條必須要去躺街頭的路，然後選擇一條被香港拒絕簽證的路，別人是選擇一條去那邊可以吃喝玩樂的路，我看你頭殼也趴帶趴帶，但是他就說他不會被收買，這才是臺灣的這個堅持，等一下再來談，他想去香港，可是跟陳為廷、林飛帆他們，但是被香港這個拒絕，那為什麼香港拒絕他？他有沒有去過香港過去，那他怎麼看待香港這次的這個運動，等一下我們繼續聊好不好，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廣告)

主持人：歡迎繼續收聽寶島全世界，我是鄭弘儀，我們今天這個再度邀請到黃國昌教授來接受我們的訪問，那國昌兄你這次跟林飛帆、陳為廷有想要去香港，但

簽證被拒絕嘛，進香港要幹嘛？

事實上最主要的是說對於香港人他們在爭取他們接下來在2017年的時候，希望透過一個真正符合民主原則的方式，由香港人去普選他們的最高行政長官出來，這樣子一個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去表達我們的支持跟聲援，因為當初在進行整個太陽花運動的期間當中，香港也有非常多的公民團體，他們事實上是有到臺灣來，關心臺灣整個運動的發展，而且對於臺灣我們所在爭取的整個要求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法制化也好，去反對國共針對很多重要的協議進行黑箱談判這樣子的一個訴求，香港有非常多的公民團體跟學生團體他們事實上也都來表達支持。

那從某個角度上面來看，我們事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說，從我們所重視的一些重要的核心價值，臺灣人民跟香港人民事實上可以說是共同的，我們所面臨共同的挑戰跟威脅也是一樣的，臺灣在對抗中國政府他們非常有計劃的滲透、非常有計劃的收買或者是侵略的時候，大家常常講的一句話是說，不要讓臺灣成為今天的香港，那也就是說反映出來的在香港他事實上，雖然中國政府一開始承諾香港的人民是50年不變，但是從前一陣子他們所發表的一國兩制實踐的白皮書，那麼大刺刺地跟所有的香港人講說，你們有多少自治權完全是看我北京政府的臉色，我給你多少，你才有多少，我現在給你的，我以後也可以收回來。

那因此對於香港人民他們在爭取他們要自主、他們要自決、他們要民主這樣的價值的過程當中，我覺得臺灣這一邊的公民社會跟很多我們具有相同理念的朋友去表達我們的聲援跟支持，同時觀摩香港那邊的公民運動，某個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臺灣、香港兩個地方公民社會的連結跟互動，事實上已經越來越清楚了，而這個連結跟互動它所可能會形成的效果，外溢的效果，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他們最擔心的事情，我們就舉一個最清楚的例子，如果說當香港的人民他們真的可以按照他們所希望建立起來的遊戲規則，透過民主的程序，真正民主的程序，而不是中國政府所設計那套假的民主程序去選出他們最高行政長官的時候，大家想一想，在浙江的人、在廣東的人、在湖南的人，他們會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如果我在那個地方，我可能會第一個想的是說，那為什麼他們可以選，我們不能選？

主持人：群起效尤。

那等到這樣子的效應一波及開來的時候，對於中國共產黨他們現在想要繼續地去維持在中國那樣子一個一黨獨大、那樣子一個完全不民主的方式去進行的高壓統

治，就會引發很多強烈的震撼效應，所以這個是為什麼說，香港人民他們在2017年希望爭取真正的普選的時候，中國政府他會那麼清楚的香港人民講說，你們可以透過什麼樣的方式選，人選到底是誰，人選必須要是愛國人士，很清楚的界定了這個是由北京政府、是由中國共產黨來加以決定，沒有可能按照你們所希望發展的真正民主的遊戲規則來進行。

主持人：所以2017年的所謂特首普選也不可能是真的。

我現在在整個香港的公民運動還在進行的過程當中，我會比較先不要做這麼悲觀的預測，因為香港這次很有趣，他們在凝聚他們的共識，就是2017年所謂政治改革方案的時候，他們透過一個很有趣的程序，叫作所謂他們民間自己辦的公民投票，香港是沒有公民投票的制度的，但是他們民間社會透過公民投票的制度所決定的那樣子的一个政改的方案，事實上是具有非常高的政治上面的正當性，因為那個公民投票的程序代表了每一個香港住民他們自主意志的決定跟反映，他那個公民投票的那個票所累積出來匯集的民意，對於不僅是香港政府，可能對於中國的政府都是一個非常大非常大的壓力，那也是這個樣子所以在舉行公民投票的整個過程當中，中國政府才會一而再再而三透過他們所控制的媒體的社論，發表相當措辭相當嚴厲的批判，說不管你們投幾票，你們投的票數都沒有13億中國人民多。

主持人：插一個話，臺灣是不是有民間團體可以來辦統獨公投？

臺灣就人民來辦統獨公投的這件事情，我覺得可能要匯集相當高的民意，要動員相當大的力量才有可能會辦得出來，因為相對來講，臺灣的幅員整個面積比香港大很多，這個還不是說只有人口比較多的問題，那個是整個幅員面積比較大，所以你要去動員這樣子的一個公民投票的方式，它要耗費的資源跟要投入的人力是非常非常龐大的，但是藉由香港的公民投票，我倒是覺得我們應該而且值得反省的一個問題是說，相對於香港，臺灣是有公民投票制度，那不管大家對於現在的憲法滿意還是不滿意，最起碼我們現在的憲法就公民投票，事實上賦予人民的直接民權，那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臺灣有個公民投票制度，而且公民投票這個權利是憲法賦予的，但是現實上公民投票的這個制度在鳥籠公投法的箝制下面，被徹底地癱瘓，它所形成最荒謬的現象是說，一個本來要讓人民表達他們的意志，行使作國家主人權利的一套制度，竟然被規範這套制度的法律，也就是鳥籠公投法給徹底癱瘓掉了。

當初2003年，我相信那個時候的在野黨，但是在國會佔多數的國民黨黨團，他們之所以不願意通過一個真正的《公民投票法》，到今天面對臺灣民間社會這麼強烈的訴求，他們還是展現出來他們不願意去修改《公民投票法》這樣子一個頑抗的心態，事實上他們知道說公民投票的這個制度是去矯正所謂的代議民主失靈一個非常有用的武器，他絕對不希望人民直接投嘛，因為立法院現在裡面在審很多法案的時候，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說，他做的決定跟實際上面民間社會的期待是有高度的落差的，那這個比較複雜一點，跟我們選舉制度的不公平是緊密扣合在一起。

主持人：這個了解，因為你推動的是一個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一種觀念、一種制度，好我們現在訪問的黃國昌，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先休息進廣告。

(廣告)

主持人：好，歡迎收聽寶島全世界，我是鄭弘儀，我們今天邀請的是黃國昌老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國昌兄你爸你媽知道你在幹嘛嗎？

知道啊，知道啊，知道知道。

主持人：會擔心嗎？

非常擔心，因為他們是...我爸爸媽媽他們是很老實的臺灣人，因為阮爸做田欸嘛(台語)。

主持人：在哪裡做田？

在汐止那邊，後來又做礦工，去七堵、八堵那邊以前有產那個煤礦。

主持人：甘苦人欸。

他們是非常老實的人，但是他們很偉大的是說，他們很努力的，就按照完全傳統的觀念，就是伊袂厚囡仔讀冊，冊讀料啊(台語)……

主持人：出頭天。

出頭天，伊欸想法都啊捏，所以我那時候不要當醫生，要讀法律的時候(台語)，其實我爸爸媽媽是很反對。

主持人：無法接受。

那不過後來他們開始慢慢理解我的做的事情，但是他們真的還是會擔心。

主持人：那時候你可以讀醫，啊沒有去讀醫，你要改讀法律，兩邊有發生什麼衝突嗎？

是還好啦，就是說當然也動用了很多親戚朋友來說服嘛，說不要這樣子，我們當醫生啊，以後收入很好啊，哩做醫生欸塞買好厝娶水某，大概就是，我覺得就很傳統很純樸的臺灣人。

主持人：他們現在會擔心你出事情嗎？會苦勸嗎？

沒有，我覺得不擔心是假的啦，因為有時候，因為爸爸其實身體已經不太好了，他有時候會跟我講說，啊麥插蝦災代誌啦，阮啊欸系有錢欸郎，阮啊謀蝦米靠山躺好靠，啊哩案捏一天到晚講蝦代誌，哪欸塞袂插都袂插，講爸爸媽媽欸歡漏(台語)，當然我知道就是說，其實我在做這些事情，老實講我真的覺得比較愧疚的是家人。

主持人：你的爸爸媽媽。

對，因為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真的在他們從小到大接受到的那個氛圍，就是不要去管。

主持人：所以你每一次的社會運動，那麼社會上對你的壓力，你都第一個會想到爸爸媽媽嗎？

對啊，我當然第一個時間比較擔心的是說對我家人可能會造成的影響，所以那個時候在做反媒體壟斷的時候，有一個新聞台的記者趁我不在，跑去我家裡，騷擾

我的家人，那件事情我很憤怒。

主持人：他是怎麼騷擾？

他就一直在我們家樓下狂按電鈴，然後一直在問我們家人說，聽說黃國昌要畏罪潛逃到美國去，那因為那個時候我是本來2012年夏天的時候，走路工事件嘛，就是有人指稱我發錢給學生去NCC前面抗議旺中併購中嘉案，那對我來講，那是根本是一個栽贓式莫名其妙的指控，那我早就拿到了那個Fulbright的獎助學金，我7月30號就要搭飛機到美國，然後說我畏罪潛逃，而且他們那個時候已經派了車子，24小時在跟蹤我，他最可惡的事情是，他明明知道我在辦公室做事，他們沒有膽子來找我，他們趁我不在的時候跑去找我的家人，我覺得這個是讓我最憤怒的事情。

主持人：那一定就是那個電視台嘛。

對。

主持人：太太會擔心嗎？聽說太太是個深藍家庭。

我太太他支持我做這樣的事情，而且我之前也曾經說過，就是我會覺得...其實不是只有我，還有我們很多一群朋友一起在做的事情是有價值的是因為，即使是像我太太他們娘家所謂傳統可能是藍的支持的群眾，他們事實上對於我們政府現在很多的作為也看不下去，那認為我們在做的是正確的事情，而且我們有很多活動，他們家的人事實上常常啦，就是會默默的到場去支持、到場去聲援。那當然對於家人來講，他們的支持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對，那只是說，對於他們會造成的擔心是我會比較覺得比較虧欠的。

主持人：在家裡和丈人丈母會說政治嗎？

有的時候會啦，那有的時候他們就會跟我講一些他們的想法嘛，那但是他們多數的時間都是跟我講說他們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在傳遞的觀念是重要的。

主持人：非常好。

對。

主持人：很理解的人。

對對對。

主持人：好，今天非常謝謝國昌來分享這麼多的觀念跟觀察好不好，加油，多謝你，那我們今天節目進行到這邊，明天同一時間再見，掰掰。

掰掰。